



# 走過四分之一世紀的中國基督教

邢福增

## 新的時代

「中國如何經營世界經濟(How China Runs the World Economy)」——這是二零零五年七月卅日出版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的封面標題。報導指出，全球經濟都有中國的影子，中國的發展不僅成為全球增長的強大動力，更在其他經濟領域帶來普遍的影響。現在許多發展國家的通脹、利率、薪水、利潤，油價甚至住宅價格都趨向被「中國製造」。作者最後呼籲，西方各國必須面對回應中國這個強大增長的經濟實體。<sup>1</sup>

不論你喜歡與否，「中國崛起」確實成為近年全球發展中不容迴避的事實。這是我們在十多年前無法想像的事情。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標誌著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始。在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幌子下，中國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鄧小平到胡錦濤、從

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到「三個代表」、從門戶開放到「入世」，在反映出改革開放對中國的深遠影響。經濟改革帶來的變革，不僅在經濟領域重塑了中國的面貌，其在社會、文化領域帶來的改變，也是前所未有的。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見證了文革後中國最重要的一個「時代」(Epoch)。

## 作為中國宗教的基督教

同樣，中國基督教在文革後的發展，也形塑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格局。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不論從教會體制以至神學思想方面，均徹底改變了中國教會的面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一切宗教活動均被禁止，中國表面上已成為「無宗教」國度，基督教在中國儼然已被革命浪潮所吞噬。

文革後，中國社會百廢待興，各個領域開始進行重災後的重建工作。八十年代以還，基督教在中國展現了令人關注的增長。據官方公佈的數字，現時中國基督徒(新教)約有一千七百萬人，比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時的一百二十萬增加了十四倍。眾所週知，中國基督徒的實際人數，肯定遠超於官方承認的數目，但由於種種因素限制，迄今仍無法計算出更準確的數字。保守估計，中國基督徒的人數不會少於三千六百萬，是解放初期的三十倍。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基督教的增長，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後出現的。換言之，基督教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經驗，在整個



中國基督教發展脈絡裡，也是嶄新而突破的。

詹金斯(Philip Jenkins)在《下一個基督王國：基督宗教全球化的來臨》(*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一書中，陳述了基督宗教的轉變，特別是今天的基督宗教已非「西方」的宗教，而是席捲各個種族、地域與文化，成為全球化現象。他認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將成為未來基督宗教的大舞台。<sup>2</sup>毋庸置疑，近二十多年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也為上述基督宗教全球化的格局，提供了具體而重要的註腳。不過，由於獨特的歷史條件，特別是中國政府奉行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政策，中國基督教在普世教會中，也呈現其特殊的發展形態。

從全球基督教的发展觀之，基督教在事實上已不僅僅是「西方」的宗教。證諸中國基督教的发展，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指陳出，基督教已成為中國宗教之一。筆者同意楊鳳崗所言：「在今日中國的現實中，信奉而又經常實踐基督教的人數恐怕也已不少於任何一個其他制度化宗教的信徒和實踐者，基督教會的數量大概已超出其他任何一個宗教的地方組織(寺廟堂觀)」。因此，他進一步問：「在廿一世紀的中國，基督教是否已經成為中國人自己的宗教？這個問題與一個老問題有關：基督教在今天依然是洋教嗎？這個問題又與現實密切相關：基督教在中國仍然是個異己的文化或價值體系嗎？」<sup>3</sup>筆者相信，儘管基督教佔中國人口比例仍然偏低，但從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基督教已不再是昔日的「洋教」，而是成為中國宗教的一部分。

## 多元化的中國基督教

其實，當我們不再從單一視野的角度來認識中國，便會發現，中國其實只不過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概念」而已。由於地域寬廣、人口眾多，中國社會本身的多元化與歧異性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得指出，中國大部分省市無論在人口、面積或社會複雜程度上，都比得上一個歐洲國家。因此，有學者指出，更準確地認識中國的方法是，把中國看作一個更為複雜的社會群體。<sup>4</sup>在「一個

中國」背後，事實上包含著多元的生態與面貌。

我們也可以把中國基督教的发展置於「多元化」的脈絡下來解讀。首先，在區域差異方面，據統計，單是河南、安徽、浙江及江蘇四省的基督徒，便佔了全國基督徒總數的一半以上。如果把福建、山東及雲南三省也算在內的話，則上述七省的基督徒合共佔整體基督徒的四分三強。<sup>5</sup>這提醒了我們，中國基督教在不同省區的发展，呈現了不同的特色。事實上，即使在單一省區內，基督教也不是均衡地发展的，例如江蘇省內，蘇北的基督徒便遠遠超過蘇南。潮汕地區基督教的发展，也在廣東省內也呈現一定的勢頭，而溫洲教會更被譽為「中國耶路撒冷」。筆者相信，認識基督教在不同區域的特色，比我們從「大論述」的角度來談論「中國」教會，相信更具價值。今後我們對中國基督教的認識，更多應從區域研究的進路入手。



其次，基督教在中國社會階層方面，也展現其多元性。八十年代以還，「三多」(農民多、文化程度低多、老人多)是中國基督徒的典型面貌。這既是中國社會的縮影，也反映出中國基督教发展受到外在環境及教會內部條件的制約。<sup>6</sup>在今後一段日子裡，「三多」的格局仍將有其適用性。然而，我們也不應忽略下列兩方面的發展：(一)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更多農村將朝城鎮化的方向轉型。<sup>7</sup>在這個急劇社會經濟變遷的過程中，農村基督教將面對著新的機遇，也無法迴避新的挑戰。(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階層的多元分化局面業已形成。<sup>8</sup>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基督徒群體的社會成份，亦愈趨多元化。現時在不少城市，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企業家甚至民工階層中，皈依基督教的人數有增加的趨勢。

再者，組織、派別層面的多元化，也是中國基督教近年的重要發展趨向。我們可見，第一、即使在黨國認可的愛國宗教組織內，業已呈現若干程度的分化，所謂的「兩會」(三自及基協)組織，絕非鐵板一塊，片面地從所謂的「官方」教會角度來解釋中國基督教，早已證明為不合時宜。第二、在愛國宗教組織外，實際上已存在許多不

同的派別，備受關注的「家庭教會」現象，正是這種分化的反映。這些不同團隊、派別的教會，儘管大多仍沒有合法的地位，但實際上已是中國教會的客觀實體。第三、當我們再把中國教會在宗派後的宗派傳統及勢力因素納入討論的話，便更呈現出這種多元化局面。新興宗派萌生以及原宗派「復辟」的現象，恰好說明「宗派後」局面的薄弱基礎。

## 新酒與舊皮袋

回顧二十多年來中國宗教理論方面的發展，我們也能看見若干突破之處。一九八六年，羅竹風主編的《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提出了揚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理論，糾正了宗教工作的理論誤區。<sup>9</sup>一九九一年，黨國正式提出「宗教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口號，到二千年底，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就宗教在中國的長期性的闡述，更進一步反映黨國承認宗教在中國長期存在的事實。<sup>10</sup>另一方面，學術界關於「宗教是文化」的探討，也為宗教研究賦予其合法性，並為八十年代以還的「宗教文化熱」開拓空間。<sup>11</sup>

毋庸置疑，「適應論」及「宗教是文化」的提出，把宗教工作及研究從長期極「左」的環境中解放出來，這對中國基督教的發展，也是饒具意義的。不過，我們仍得指出，「適應論」所反映的仍是一種主從的關係——宗教必須整合或臣服於社會主義，這樣，宗教及神學思想的發展，便無可避免地受到制約。<sup>12</sup>而「宗教是文化」的說法，也傾向把宗教約化成文化，因而淡化了「宗教」的獨特性。<sup>13</sup>

改革開放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影響，就是以市場機制取代五十年代以來的計劃經濟。新中國成立以還，不僅在經濟領域推行國有化的計劃模式，更在社會以至思想領域實施高度一元化的計劃操作。在這種情況下，宗教工作及研究無可避免地受到這種一元化的制約。不過，一元化的領導體制在過去廿多年間已隨著改革開放而呈分化與崩解。儘管中國政府仍企圖以一元化的計劃體制來管理及規範宗教的發展，但這種舊有的宗教管理模式已愈來愈不適合新形勢的發展。<sup>14</sup>

四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變化幅度之深與廣，是沒有人能夠預見與想像的。同樣，中國

基督教的變革也是不隨人們的意志而變移的。蔣經國在台灣戒嚴前夕嘗言：「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也在變」。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今天的中國社會。如何在急劇的政治、社會、經濟轉變中認識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在在成為關心中國教會者所不容迴避的挑戰。而在迎向社會及時代變遷的挑戰之際，我們更需要在文獻整理及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把過去二十多年基督教的發展，作出深入的探討與重構。離開了這個座標，任何對中國基督教前景的討論也都只是無根的空談。

- 1 “How China Runs the World Economy,” *The Economist* 376 (30 July, 2005), <http://proquest.umi.com/pqdlink?did=875028271&sid=2&fmt=3&clientId=24689&RQT=309&VName=PQD>
- 2 詳參菲立浦·詹金斯 (Philip Jenkins) 著，梁永安譯：《下一個基督王國：基督宗教全球化的來臨》(台北：立緒文化，2003)。
- 3 楊鳳崗：〈著眼現實：作為中國宗教的基督教〉，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編：《基督教文化學刊》，第9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 4 大衛·古德曼著，陳白薇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社會與政治影響〉，沈明明主編：《改革開放與社會變遷》(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頁154至155。
- 5 李平暉：〈90年代中國基督教發展狀況報告〉，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編：《基督教文化學刊》，第1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頁319至320。另邢福增：〈中國基督教的區域發展〉，未刊稿。
- 6 邢福增：〈從社會階層看當代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建道學刊》，第15期(2001年1月)，頁285至318。
- 7 到2020年，估計中國城市人口將達7億(現時約為3.6億)。
- 8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北京：社會科學文藝出版社，2004)。
- 9 羅竹風主編：《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86)。
- 10 邢福增：〈當代中國政教關係探討——兼論對基督教發展影響〉，《新世紀宗教研究》，第2卷2期(2003年12月)，頁115至125。
- 11 何光滄：〈中國宗教學百年〉，氏著：《月映萬川——宗教、社會與人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401至402。
- 12 邢福增：〈解讀宗教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相適應問題〉，〈講倫理道德的基督教——當代中國神學與社會主義的調整與適應〉，氏著：《當代中國政教關係》(香港：建道神學院，2005二版)，第1及3章。
- 13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的董江陽指出，「宗教是文化」、「基督教是文化」的理論，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也對基督教學者起了極大的限制作用。他認為，今後應朝著「宗教是宗教」、「基督教是基督教」，甚至「基督教是啟示」的理解模式發展。參董江陽：〈中國學人基督教研究新趨勢〉，《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39期(2005年7月)，頁226至227。
- 14 邢福增：〈新酒與舊皮袋——中國宗教立法與《宗教事務條例》解讀〉，未刊稿。